

§ 失衡的春天(6)謠言如野草

505BC 春末，午後的陽光落在 Croton 的市集石板上，鹽味與橄欖油的氣味混在一起。遠處能看見海面閃光，戰後的城邦看似安穩，卻有一種說不出的躁動。

「聽說了嗎？畢達哥拉斯那老頭子，根本不是在搞什麼數學，是在修邪術！」

克羅頓城的市集廣場上，賣橄欖的商販壓低聲音，卻故意讓周圍人都能聽見。他身邊立刻圍攏了幾個人。

「怎麼個邪法？」

「我表弟的鄰居，他兒子的朋友，曾經給學團送過一次羊奶。你們猜怎麼著？他親眼看見那老頭子對着一條銅棒唸咒，那銅棒自己就浮起來了！」

商販說得繪聲繪色，「還發出嗡嗡的聲音，嚇得他扔下羊奶就跑！」

人群中發出驚呼。一個賣魚的婦人插嘴道：

「我聽說是寶藏！他們學團裡藏着一大批黃金，是從東方帶回來的，藏在某個秘密山洞裡，只有學會他們那些奇怪符號的人才能找到入口。」

「什麼符號，不就是畫三角形嗎？」有人不屑。

「你懂什麼！」賣魚婦人瞪了他一眼，「那三角形會說話！我鄰居親耳聽見的，三更半夜，學團院子裡傳來嗡嗡的聲音，不是唸咒是什麼？」

一個癩腿的老木匠拄着柺杖走過來，神神祕祕地說：

「你們說的都不對。邪術是有的，但不是為了寶藏。是為了女人。」

這話立刻引起了更大的興趣。

「學團裡那些女人，說是什麼學者，其實都是……哼。」

老木匠意味深長地頓了頓，「尤其是那個白雪，據說根本不是人。有人看見她在月圓之夜，影子不對——有兩條尾巴。」

「狐狸精！」有人脫口而出。

「沒錯。畢達哥拉斯被她迷住了，什麼數學、什麼哲學，都是幌子。實際上他們在山上搞些見不得人的勾當。男女混居，亂得很！」

「難怪我媳婦說，學團出來的那些年輕人，看女人的眼神都不對。」一個老太太煞有介事地點頭。

「還有更邪乎的，」賣橄欖的商販又來了精神，「他們不吃豆子，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豆子裡住着亡靈！畢達哥拉斯能跟死人對話，那些亡靈告訴他秘密，所以他才知道那麼多事情。」

「怪不得他從來不讓人進他的內院！」

「聽說他有一條大腿是金的，藏在袍子下面……」

山丘上的學團裡，畢達哥拉斯正平靜地講解著數的和諧，渾然不知自己的名字已在市井間變成了怪物的代號。

風從海上吹來，帶著鹽味。

遠處學團方向，南園的樹影在陽光下安靜無聲。

但在市集裡，謠言像野火一樣蔓延，越傳越離奇。

當謠言傳到畢達哥拉斯耳裡，他只是嘆一口氣。

當晚他修練先天真炁時讓真氣運行一周天，然後結了手印(巴米揚谷地隱修者所傳)調整呼吸法，運起太玄功進入夢境。

靈識先是到了塔克西拉的玄愛之家，這裡一片溫馨畫面，連乞丐也洗乾淨了臉；這裡，畢達哥拉斯學了很多，忽然，他看見自己在用繩索量牆邊石塊的長度，要確定一段斜撐的長度，他使用繩索反覆測量石塊長度與斜撐長度之間的關係。

他發現每次測量後都會留下一小段「餘量」，於是他將餘量再次用來測量原長度，如此反覆進行。

他流了一絲冷汗。

夢境中，靈識回到克羅頓，卻看見海水一片血紅…屍體漂流。

畢達哥拉斯由夢境驚醒，內心忐忑不安。

他明白在塔克西拉建立玄愛之家累積的功德無法改變他的宿命。

第二天早上，米羅、呂希斯、阿爾克邁翁接到通知一起到了畢達哥拉斯學團密室，與會的還有另兩位教團領袖 費羅斯(Phyllos)、克利尼亞斯(Clinias)。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近日有些傳聞對我聖教派十分不利，我決定任命米羅、呂希斯、阿爾克邁翁為聖教派護法，將隨身精靈分派給你們。



火精靈皮羅斯(Pyrrhos)跟隨米羅，地精靈瑠珂(Ruko)跟隨阿爾克邁翁，風精靈薩戈(Sargo)分配給呂希斯，由精靈將各自的魔法傳授給你們，將來有一天能護衛聖教派的周全。至於費羅斯與克利尼亞斯由我親自傳授。

米羅、呂希斯、阿爾克邁翁分別往北原、南方、西域修練。

南方的洛克里(Locri)與北方的塔林敦(Tarentum)結盟，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提倡民主改革，勢力已經滲透入北原，西域的山區部落蠢動，沿海港口一直有不明勢力在活動。

各位務必記住，所有的戰爭都是從謠言的散播開始，除了你們自身修為的增強，學團軍力的提升，教派內部的團結更是重要，注意不要被敵人滲透。

對了，阿爾克邁翁的醫療學院要迅速成立，西域的山坡地要多種些藥草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很少說這麼多話 交代這麼多事，眾人聽聞，除了欣喜自身修為能提升之外，也意識到一些教派將面臨的危機。

離開密室，米羅身體起了一點熱燥，不是因為火精靈，而是因為家裡還有個絕色少女等著。